

卫斯理

武侠小说珍藏版

紫青双剑录 ③

天下第一奇书



卫斯理武侠经典小说系列：

血影·开府

卷五

毒手·艳尸

卷六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代 序

作者倪匡(卫斯理)是个怪人,做事往往出人意表。

他宣布了“戒酒”,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,不过不要饮醉。

倪匡不懂驾驶,但迷上研究汽车,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。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,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,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。

倪匡的广泛兴趣、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,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,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倪匡创作近四十年,著有极多作品,散文、杂文、电影、剧本以及各类小说,笔下创奇人物有花木兰、卫斯理、原振侠、年轻人、浪子高达、亚洲之鹰罗开等等。

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人心,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,成为倪匡笔名,且是畅销的保证,为广大读者喜爱。

现我们选编了比较适合现代人思想的近期卫斯理科幻作品,连续出版。

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,是追求脑务激荡乐趣的结晶,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,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,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,使人感受到悬疑、紧张、提心吊胆、有趣、富幻想、具娱乐性、十分古怪……,一种使人赞佩的古怪。

一位读者曾经很自豪的说:“卫斯理小说我全看过!”

总 序

一直都把这部书称为“天下第一奇书”，这个称号，理应有许多许多人的认同，因为它的确是天下第一奇书。

这部书，原名《蜀山剑侠传》，经过增删、续写之后，改名《紫青双剑录》，原书恣肆汪洋，如天马行空，颇多并不好看的题外文字，全都删去，约删了五分之三——余下的精华，精采之处，绝不能介绍，一定要细看原著，才能尽得其奥秘，方知其奇妙。

这是一部包罗万有的小说，情节已曲折离奇，想像力之丰富，世界上没有其他小说可出其右，而在结构上，自成段落的特点，也使得一部大部头著作，可以分成若干小部来读，不会有前后不连贯之感，每一片段，都可以看得人津津有味。这是为什么再次重新整理，便于阅读的原因。

在每一本的开始，都会对这一本的主要内容，作极简单的介绍——无非是略为提高兴趣，真正可以得到无穷阅读乐趣的，是你细看这部天下第一奇书！

倪匡

一九九一、九七

目 录

血影·开府

- 第一回：转轮妙法 独角神鳩 (3)
- 第二回：仙都二女 毒手摩什 (13)
- 第三回：檻内檻外 屠龙师太 (35)
- 第四回：群仙齐集 灵峤宫主 (57)
- 第五回：血影神光 群仙斗法 (77)
- 第六回：熔山制峦 各显神通 (97)
- 第七回：普渡神光 寒月一音 (119)
- 第八回：左右关限 各凭修为 (137)

毒手·艳尸

- 第一回：潭底斗法 岛底祸胎 (159)
- 第二回：虚姬枯竹 大荒二老 (173)
- 第三回：绿毛少女 红发妖苗 (193)
- 第四回：借^十体^十避仇 桃花毒瘴 (211)
- 第五回：反正五行 北极求药 (229)

- 第六回：极源丹井 妖人大聚 (247)
- 第七回：幻波艳尸 涉险救人 (265)
- 第八回：七宝金幢 灭魔宝篆 (281)
- 第九回：天生丽质 艳身遭毁 (299)
- 第十回：五遁禁制 荼毒同党 (315)
- 第十一回：全得藏珍 火炼妖尸 (333)

血影·开府

作者 卫斯理

《血影·开府》简介

这一册情节之丰富，更令人叹为观止，可说是全书精华的“峨眉开府”，热闹得没有任何小说可以比得上，出场的正、邪各派人物之多，数也数不过来。“血神子”邓隐倏来倏去，魔法匪夷所思，震人心弦。而一开始时，佛门高人芬陀大师，令两个“小人”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历劫三生，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佛学的修养——本书中这种看得人目瞪口呆，毕生难忘的情节，比比皆是。

小寒山二女在本册正式登场，和忍大师相会的一段，也大有禅意佛理在，不可忽视。

而开始一段，写到谢山和叶缤的关系，是本书中最隐晦的一段，还牵涉到了一个神尼，似乎是一段三角恋爱，又带出谢瓔谢琳这一对可爱之极的双生女，作者如狂潮一样的想像力，一旦发挥起来，当真有无可抗拒的力量。

倪匡

一九九一、九、七

第一回：转轮妙法 独角神鸪

一路无事，到了龙象庵前落下，入内一看，芬陀大师正在禅堂静坐。三人上前参拜，大师命起先对叶缤笑道：“贤侄一别多年，道力精进如此，不久功行圆满，可喜可贺。”叶缤觉着大师话里有因，心中一动，方欲叩问，大师已转对杨瑾道：“为使沙咪二小成长，此事大干造物之忌，你如在侧，随侍照料，也还省事一些，偏又往元江相助巛仙取那归化神音。”

大师对杨瑾道：“云凤又已先走，庵中无人，虽只一二日的功夫，竟生了不少变故。别的魔头尚在其次，姬繁因我日前收去他的天蓝神沙，恨如切骨，竟与妖妇许飞娘合流，得西崆洞老怪之助，当我正用佛门小转轮三乘化生妙法改造了小人成长，不能分身之际，借了老怪两件法宝来此寻仇！”

（按：这里一段“小转轮三相神法”，玄之又玄，是写沙、咪二小，在佛法之下，于极短时间度过三生经历，等于预支三生应该做的善事，然后再来慢慢偿还，就可以不必在三生之后成为大人，立时可变大人，情形有如“分期付款”。）

各人心知芬陀大师佛法高深，姬繁前来生事，必然自讨没趣，也想知道经过。大师又道：“当时身边只有健儿，姬繁和妖龙赶来生事，健儿已被他们擒住，恰好极乐真人路过，一现身便将姬繁惊走，此时我也正事毕开坛走出，约他进庵小坐。见我用小转轮三相神

法，以绝大愿力使沙咪二小两个福薄孽重、资禀脆弱的僬侥细民，在我佛门三相世中预积三十万功德，移后作前，预修来世，于石火电光、弹指之间历劫三生，自转轮回化生，仅仅七天功夫便即成长，变作缘福深厚生具仙根仙骨的良好材美质，极口赞我佛法精微奥妙之余，又听说还有一个小人现被韩仙子要去收为子弟，忽然动念，再经我一劝说，他本极爱幼童，成道之后以童身游戏人间，难得天生小人，正好异日改造成与他一样，便将健儿看中。欲带他往长春岩无忧洞仙府之内，费三百六十五昼夜功夫，以玄门妙法使其成长，行法比我较难，但是后来却容易得多，可以大虞失坠。”

云凤听到沙、咪二小已经佛法改造，心中大喜，大师微笑道：“沙咪两小仗我佛法，七日便能成长，他年成就更是极大。可是他那三相虚境内预积三十万善功，将来俱要一一实践，始得完成功果。三生劫内所有誓愿修持，更一毫也犯误不得，否则功果难成，甚且立堕轮回，复归本来！健儿仍在此等你归来见别，就便带了他和沙咪二小同赴峨眉，以开眼界。到李道友须往赴会，归途再带他同行，大约到明年下一月，便长得和李道友一般的身材相貌了。沙、咪二小，前途正多危难，你且莫替他们太高兴了！”

云凤闻言，谨慎以应，又请问峨眉开府情形，芬陀大师又道：“那只古神鸩经我佛法禁制，已渐驯服，到了下月望日，便是峨眉开府之期，去今只二十余日。各正派中只我和白眉禅师等三数人因事不能亲往，本来各正派中长幼三辈同道，均在期前赶到，但瑾儿得罪了妖鬼徐完，徐完自称‘冥圣’，神通广大，吸神敛影之法除三仙二老和乙凌诸道友十余人，和小辈中持有异宝防身寥寥七八人外，余者都不能当。独有沙咪二小因在我佛法三相世中过来，三尸已斩，神鸩更是他的克星。你们开府前五日带了此鸟赶往峨眉，在去飞雷洞的要路二十六天梯悬崖之上搭一茅篷，将此鸟暗藏篷内，

即命沙咪二小相伴防守，足可对付。”

(按：冥圣徐完，在本书中是个十分奇特的邪派人物，是所有鬼魂的教主，身份怪异莫名。)

杨凌二女知道二小甘冒万难，居然成就，竟连日期也自缩短成七日，好生忻慰，俱欲早见三小，便即拜辞出殿。叶缤本欲叩问适才大师言中深意，因欲一观二小化生奇迹，便随二女一同拜谢，赶往后洞石殿观看。

三人到了一看，沙咪二小已换了形相，变成两个粉雕玉琢比他原身成人还大得多的八九岁幼儿，各守着那盏具有佛法妙用的长命灯，在心火神光笼罩之下，安稳端坐，合目入定，虽然看去幼小，却也神仪内莹，宝相外宣，仙姿慧根，迥非庸俗。

杨瑾瞥见咪咪好似听出云凤和自己到来，眉宇之间隐现喜气。知道此时正是他的成长之交，心情松懈不得，忙喝道：“你二人再有三四日便可功行圆满，那时见面多么喜欢均可，此时动心不得！速把心思宁静，不可大意！”咪咪也自警惕，仍返庄严。

杨瑾因为自己三人还要言笑，恐扰二小道心，说时将手一指，将法坛四外禁制，掩去一切声音，使二小可以专心成长，无复听闻。随向殿角石墩上一同落坐，健儿早等不及，把昨夜今朝所遇所闻详为说了。杨叶凌三女听健儿补述未尽之言，俱各惊赞不已。原来芬陀大师早参佛门妙谛，道法高深，与本书佛教中第一等人物白眉和尚几相伯仲。自从四小来庵参拜，便知天机微妙，将欲假手自己助其成长。

在昨夜子时行法以前，大师告以行法次序及抵御外魔苦难以及此中利害轻重，告诫道：“我那小转轮三相神法，纳大千世界于一环中，由空生色，以虚为实，佛法微妙，不可思议。说起来虽是个石火电光瞬息之间，而受我法者，一经置身其中，便忘本来。不特不

知那是幻相，凡诸情欲、生老病死、与实境无异，一切急难苦痛均须身受。幻境中的岁月久暂无定，在内转生一次，最少也须五六十一年，此一甲子岁月，更须一日一时度过，与邯郸黄梁的梦境迷离倏忽百变，迥乎不同！”

大师说罢，令二小起立归坐，将手一指，坛上一盏玻璃灯便飞起一朵金花，化为一团光霞将二小全身围绕，助长元神凝固，以俟时至行法转轮。到了子时将近，大师趺坐法坛之上，重又指示一遍，然后合掌三宣佛号，将手一指，满殿金霞耀处，大师座前平地涌起一朵斗大青莲，上面彩光万道，虚托住一个同样大小的金轮，由急而缓悬转不休。二小早把大师几番叮咛牢牢紧记，知是自身成败关头，等金轮转势略缓，各把气沉稳，随着心念动处，不先不后在原来绕身佛火神光簇拥之下往轮上飞去。

那金轮看去大只尺许，间隔甚窄。二小因大师曾说金轮一现，便须附身其上，念动自能飞到，无须纵跃，见轮小一人都不能容，何况二人？大师又未说明依附何处格内，既难容身，想是攀附在那五根金角上面？本拟各攀一角，及至飞近，才看出每一间隔以内各有一个金字，共分生、苦、老、病、死五根。忽然省悟，应该同附生格以内。格子不过三寸，如何能容？身子似忽被甚东西吸引，刚刚觉出，身已到了轮上，地方甚大，二人各不相见，也未见轮转动，猛然心里一迷忽，便把本来忘去。只觉命门空虚，身子奇冷，四肢无力，身子被人抱住，正在擦洗；疼痛异常！

（按：这一段写佛经中轮回之说，如曾经历，其妙不可言。）

睁眼一看，身在一家茅屋以内，面前立着两个中年贫妇。土炕上面围坐着一个贫妇，室中霉湿薰蒸，臭气触鼻，再加上一种热醋与血腥和成的臭味，中人欲呕。想到外面透风，身早被人装入一个中贮热沙的破旧布袋内，卧倒床上，用尽力量，休想挣起。只听产

母与炕前二贫妇悲泣怨尤之声，凄断欲绝。一会又听屋外幼童三五，啼饥号寒，与一老妇劝哄之声，室内是昏灯如豆，土炕无温，越显得光景凄凉，处境愁惨。自觉身有自来，以前仿佛与人有什么约会，记得只要立志积修外功便可成仙，所遇都是仙人，不是这等贫苦所在。照这情境，分明已转一世，投生到这家做了婴儿，又好似经历甚多，怎都想他不起？越想越急，越急越想不起，再见满室愁苦悲感之状，不禁伤心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哭了多时，也无人理，只隔些时由一老妇将自己抱起，将那半袋土略为转动，仍放炕上，先两贫妇更不再见。

自觉皮肤甚细，老妇每一播转，肤如针刺，又痛又痒，难受已极。生母到了次日，好似怜爱婴儿，渴欲一见，竟不顾病体，强忍痛苦，口中不住吟，缓缓将身侧转向里，颤巍巍伸出一只血色已失、干枯见骨的瘦手来摸自己的脸。二小虽不在一处，幻相皆同，见那产母年虽少艾，想因饱经忧患，平日愁思劳作，人已失去青春，面容枯瘦，更无一丝血色，这时两眼红肿，泪犹未干，却向着自己微笑抚爱，低唤乖儿，好似平日所受贫苦磨折以及十月怀胎带孕劳作所受的累赘，和产时的千般苦痛，都在这目注自己一声乖儿之中消失！

自此起，二小在佛法之下，预历来生，这一生之中，连遭水火刀兵与瘟疫之厄，无日不在颠沛流离出死人生之中，再没享受过一天。但仍记住修积，中间落在乞讨之中，仍以济人为务，也不知历尽多少艰难困苦，有时遇到危难，人谓度日如年，他比如年更甚。似这样从初生起，一日有一日的疾苦悲愁，直到六十岁因为一件极烦冤愁苦之事而死。

(按：如此一生，虽属幻相，而与真实无异。真实人生，也与幻相一般，不过数十年生、老、病、苦、死的经历耳！)

三小真灵不昧，始终持以至性毅力，坚忍不拔，从无一句恶龙，

也没做过一件错事。此乃初次转劫之相，如非本身天性纯厚，善根不固，稍失一坠，立堕前功，看去容易，实则艰难。及至一劫转罢，还了本来，方觉元神重入转轮，身已化生，此番仍由婴儿起，中间所受痛苦又是一种滋味，比起上劫抵御自越艰难。

似这样一生一生，连历三生，二小已由小转轮中炼就元胎，肉身又经大师赐服自炼灵丹，元婴一归窍便自缓缓成长。等杨凌叶三人进来一昼夜的功夫，已然长有八九岁大的幼童。体格面容更是珠辉玉映，神光焕发，仙骨仙根，迥与前次不同了。

芬陀大师并还留下两件法宝，乃是两柄月牙形的戒刀和两粒念珠。杨瑾知此二宝一名毗那神刀、一名伽蓝珠，均是大师昔年初次成道所用防身之宝，威力灵效虽比本山法华金轮等四宝稍逊，也非寻常法宝飞刀所能比拟，尤其是专制魔鬼妖魂，另具一种妙用，便和叶凌二人说了，俱都叹为异数，各代二小忻幸不置。

杨瑾见健儿满面羡慕之色，笑道：“自来大器晚成，李真人法宝最多，自成道以来轻易不见他用。你异日好自修为，还怕得少了么？”叶缤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看他终觉可怜可惜。我的法宝他多不能使用，谢道友近四甲子以来炼了好些法宝，被他仙都山中两李生义女讨去不少，大约身边还有，等到峨眉相见，我慷他人之慨要了来转赠健儿做见面礼吧。”健儿闻言喜出望外，忙上前叩谢不迭。杨瑾奉命代师行法，陪着叶凌谈了一阵，自去法坛上施为，行时笑向云凤道：“你这两个高足三四天内即可成就，你是要高要矮、要胖要瘦？说出来我好照办。”云凤还未开口，叶缤笑道：“谢道友在百年前收了两个义女，因他素喜幼童，二女仍是十二、三岁少女形貌，十分天真美秀，实是引人疼爱。听说峨眉门下尽多仙童，既然其权在你，何不把他变得乖巧好看一些。仙家不比凡人，要那魁梧奇伟形貌何用？”云凤也觉身是后辈，未入师门先自收徒，已属不

合，再带两个比自己还要高大徒弟前往参谒师尊，未免不称，易为同门所笑，听余英男说李英琼齐霞儿的徒弟也是矮子，便在旁附和，最好长到十几岁的幼童，太高大了倒不好看。杨瑾含笑答允了，随令云凤陪伴叶缤，自去坛上主持行法。叶凌二女本是一见倾心，这时晤言一室，促膝谈心，一个见对方道法高深，备极倾慕。一个见对方慧根夙具，吐属娴雅，意志高超，双方又都容华美秀，清丽入骨，由不得互相爱慕，她们越谈越投机，顷刻之间便成密友。

光阴易过，不觉满了七日期限，忽见金霞飞起，一闪不见，同时现出整座法坛。杨瑾手掏法诀，面向里立，口中梵唱之声刚住，再看沙咪二小，低眉合眼端坐原处，人已长成十五六岁幼童形相，面前却各多了一身道童装束。随听杨瑾道：“现在佛法已然圆满，等我三人走开，速速换好衣服相见。”说罢便向叶凌二人同往前生居处的小石室内相待。

沙咪二小从元神归窍，便照大师所传运用玄功静俟成长，一毫不曾松懈，杨瑾再施展佛法相助，长到预拟身形方始停歇。闻言大喜，连忙开眼，欲先谢恩时，三人已回身走去。喜气洋洋纵下座来，拿起新衣匆匆穿好，健儿在旁见二小七日内居然成了大人，虽然不免妒羨，也代二小欢喜不已，一面忙着询问经历，一面帮着二小穿戴。二小见他仍是貌躬小弱，同来四人只他所遇独最落后，相形之下好生不安。健儿见二小喜容遽敛，对己关切，也颇心感，便把日前遇合略为告知，二小闻言大慰，重又喜气洋洋，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劝勉问询，乱了一阵。跟着穿着停当，忙同赶往隔室，见了三人点头便拜，伏地不起。因是感恩太过，二小俱都涕笑相连，泪流满面，话反一句说不出来，连带健儿也不禁泪下。

杨瑾见状笑道：“你们志诚心意，我已知道，不消说了。日内便带你们同往峨眉，师祖还赐你二人各有两件法宝，少时便须传授，

且和健儿到外面谈一会再来吧。”二小越发大喜，又叩了一阵头方始起立，转身欲行。杨瑾看出二小想要出洞，便问往哪里去？二小颤声答道：“还没有向太师祖谢恩呢！”杨瑾笑道：“师祖转轮妙法大千造物魔鬼之忌，除法坛外全洞均经佛法封锁，我还未撤，你们怎走得？并且师祖此时已应人约出山未归，佛缘只此，就能见上一面，也须将来，在去峨眉以前是见不着了。健儿已蒙极乐真人收录，他此时正把你二人当着识途老马，急欲一问幻相中的情景，问道坚切，可爱可怜，故此好多话未说，你们到外面畅谈，莫辜负他盼望，我们也有话谈，快些去吧！唤你你再来好了！”

三小领命走出，云凤见二小肩披鹅黄色荷叶云肩，头挽抓髻，短发拂额，甚是疏秀。身穿短袖衫，下穿短裤，腰围湖色缎战裙，足穿芒屨。一个剑眉星眼，英姿韶秀，一个灵秀异常，精悍现于眉宇，俱就原形放大，只多了一身仙道气。本来貌相英俊，加上这身装束一陪衬，直和想像中的天府金童相似，好生喜欢，直向杨瑾称谢，叶缤也是赞不绝口。杨瑾便问：“比仙都二女如何？”

叶缤笑道：“这个难说，二女乃是孪生，我自出世以来就没见过这样生具仙骨仙根、美秀灵慧的少女，异日一见自知。除这二女外只见到这两小人，所以赞美。听说峨眉颇有几位年轻的道友，不知如何？前见三英中的余英男，根骨自是上品，如论容貌尚似少逊。即便能有比她更还强的，要像二女的天真可爱却恐未必呢！”杨凌二人闻言好生惊异，便都记在心里。然后唤进二小传授法宝，撤禁出洞，去到前殿一看，芬陀大师尚未归来，只剩那只恶骨已化的独角神鸩守在殿里。

此鸟本已通灵，自经大师连日佛法渡化，业已悟彻前因，知道杨瑾是它主人，见面即长鸣示意，甚是亲昵，只有周身仍被牟尼珠所化金光彩虹围绕未退，似耐不住法宝威力克制，以前凶焰尽敛，

杨瑾过去一抚弄它，便现乞怜之色。

杨瑾笑道：“我师父因你夙孽太重，意欲挽回，本定为你代去恶骨之后再行十日苦功玉汝于成，不料你孽重难挽，适有要事出门，不能如愿。今借此宝之力助你脱难，你无此宝防身，眼前一场大劫便躲不过。为此使你暂受磨炼，再有两三日便能以你自身元丹与此宝相合运用，恐你恶骨未化，野性犹存，难于忍受，一有反覆，不堪造就，因此不曾明说。今我见你果能心念纯一，不生恶念，实堪嘉许。现时忍受，关系目前大劫与他年成败，难道还不明白么？”神鸩闻言好似省悟，又欢鸣了几声，大小六人便在殿中落坐。

守候了几天，神鸩忽由金虹中脱身飞出。杨瑾知它到了火候，便照大师手示，命它吐出元丹，一面指挥金虹，教以临敌运用之法。次早两童一鸩俱都训练纯熟，云凤嫌二小名字不雅，沙沙赐名沙余，咪咪赐名米余，二名均系“二小人”三字合成，以示出身僬侥，不敢忘本，兼寓二人合力同心，不可分拆之意。杨瑾本想多训练两日再走，叶凌二女心切观光，俱欲早往，略为商定，便将贺礼带好，连同神鸩一齐上路。飞行迅速，不消多时便抵峨眉后山。那二十六天梯在凝碧仙府的东南，算计快到，便把遁光降落，正在查看沿途地形，忽见右侧相去里许有一簇淡烟飞扬。

其时叶缤也自看出，对杨凌二人道：“那旁烟雾明是异教中散睛迷踪藏形之法，能做到这等似烟非烟的轻灵地步，必非寻常人物。开府盛会在即，峨眉诸位长老怎会容人在此卖弄玄虚？我们既然路过发现，何不上前查明来路，少效微劳，将他除去，免在仙府左近惹厌！”杨瑾略一沉吟，忽然省悟道“我想起来了，那有烟的所在正是二十六天梯那座危崖。姊姊请再细看，此烟虽是旁门法术，但是正而不邪，闻得峨眉门下尽多出身异派之士，也许奉命来此有什么布置也未可知。否则此崖原为应付妖鬼徐完之地，怎会容异